

野

獲

編

野獲編卷二十五目錄

評論

評議大禮諸臣

弇州評議禮

靖康景泰二論

汪南溟文

評論前輩

私史

林居漫錄

袁中郎論詩

評書

著述

獻書被斥

大學衍義

詩禍

呂焦二書

國學刻書

類雋類函

焚通紀

詞曲

蔡中郎

西廂

南北散套

邱文莊填詞

絃索入曲

填詞名手

太和記

填詞有他意

張伯起傳奇

梁伯龍傳奇

曇花記

拜月亭

北詞傳授

時尚小令

雜劇

雜劇院本

戲旦

笛曲

俗樂有所本

俚語

舞名

金瓶梅附

野獲編卷二十五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評論

評議大禮諸臣

桂方諸臣附和大禮以博官爵非爲勢利所逼耶乃當時世宗聖製一篇其略云今世衰道微人欲熾盛彼之附和者師生兄弟亦有不同少師楊一清爲喬宇之師一旦被勢利之逼則師之言不從矣桂華爲少保萼之兄則弟不親矣湛若水爲尙書方獻夫之友則友而疎矣勢利奪人之速可爲世戒楊一清代爲桂辨云喬宇

不聽臣言若水背獻夫誠然若桂華能持正論未可盡
非上曰朕歎兄弟殊途吁嗟之餘抑揚不平依卿言將
原稿改之按世宗聖語卽張璪寧忤聖主不敢忤權臣
之說矣故反以人欲熾甚坐持正諸臣楊丹徒迎合意
旨亦矯喬湛以傳會時趨寧非勢利之尤乎然甫踰年
亦爲璪萼所逐矣占風望氣亦復何益是乃可爲世戒
矣

弇州評議禮

弇州作張永嘉傳云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材皆磊磊卽
不言禮必有以自見其語不甚謬然其中如黃綰之狡

險彭澤之狠橫又豈可以磊磊目之若鍾太之
寺丞之何淵初以附永嘉得進後睹其暴貴又劾永嘉
以自爲地此皆諸公所引爲同志者至此得不汗顏浹
背乎至其後也則豐坊者起而疏請宗睿皇入太廟天
下皆恨其諂使張桂而在亦必諫止然則何淵之世室
方可盡非而旣帝旣考之後事體愈重上意已定卽百
張桂安能救正也貴溪之分祀四郊與親蠶諸改剏皆
本之永嘉而更成水火永嘉雖甚恨而屢攻之終無如
之何最後則孝烈皇后之先祔太廟并徐華亭亦不敢
諍乃知典制一越侵尋日深此實永嘉輩爲之俑至於

末流不復可障遏矣

靖康景泰二論

董思白太史嘗有言周之失計未有甚於東遷者此子瞻氏之言也李綱用之于靖康而宋社屋社稷爲重君爲輕此子輿氏之言也于謙用之于景泰而明祚昌蓋謂二公皆抱忠義而謀國或濟或不濟卽往哲格言亦有不可盡泥者然二公不獨信古之有得失卽識見亦不同今觀肅愍諸奏凡條陳兵食戰守事宜無一不中肯綮施之無不立效自是見地高卓加人數等李伯紀在宋無論兵援太原逗畱不進致悞大事卽建炎初起

當國首建募兵買馬括財三大政果有一端可行石江
淮既無馬可買而招兵括財之議尤爲舛謬李欲大郡
增兵二千人次千五百人其餉出于何所且中原既失
全恃東南根本而乃盡括富民所蓄以充軍興將室愁
戶歎人人思亂不待兀術渡江而民心先變矣宋齊愈
所以首駁之李慚無以辨乃借書張邦昌三字置之極
刑亦太慘矣肅愍當英廟北狩時力拒南遷之議謂徐
瑄可斬然終不殺徐且力薦之爲祭酒致徐他日奪門
陷于西市之行若以小人肺腸視之必謂忠定密于防
患而肅愍拙于謀身矣○靖康金人再入犯道君欲自

出陝西招兵爲李綱所遏不得行以故城破入金軍時見欽宗曰早聽老夫之言無今日之禍欽宗無以應也又粘罕初圍城時蔡京求入見陳退兵策蓋欲決河灌敵營使匹馬不返而攻者四起不許入國門遂貶潭州此時君相共亡其國罪不必言但此二策未爲無見竟以人廢言若景泰之際則英主勞臣拮据以安廟社又非宋事比矣

汪南溟文

王李七子起時汪太函雖與弇州同年尙未得與其列太函後以江陵公心膂驟貴其副墨行世暴得世名弇

州力引之世遂稱元美伯玉而七子中僅存吳明卿余
德甫俱出其下矣汪文刻意摹古儘有合處至碑版紀
事之文時援古語以證今事往往扞格不暢其病大抵
與歷下同弇州晚年甚不服之嘗云予心服江陵之功
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惡也予心誹太函之文而口不
敢言以世所曹好也無奈此二屈事何是亦定論當海
內盛趨嚮中時汪高自標榜至謂文人倔强不肯攀附
者目爲夷狄之不奉正朔至今日反唇弇州者日衆又
何論太函太函居林下久睹弇州再出不免見獵之喜
時許文穆爲次輔其同里至戚也屢言于首揆吳縣三

揆太倉不能得則又致書弇州公轉托其緩頰于太倉以速汪之出終以時情不允辭之弇州亦尋里居矣汪暮年眷金陵妓徐翩翩名驚鴻者綢繆甚殊甚至比之果位中人作慧月天人品其文全擬佛經穢褻如來亦甚矣其門下詞客如潘之恒俞安期輩又從而傅會之作歌作頌更堪駭笑○江陵封公名文明者七十誕辰弇州太函俱有幃詞諛語太過不無陳咸之憾弇州刻其文集中行世六七年而江陵敗遂削去此文然已家傳戶頌矣太函垂歿自刻全集在江陵身後十年却全載此文亦不竄易一字而存雅道云

評論前輩

王太倉之評張太岳曰江陵相業吾始終不謂其非獨
昧于知人一事到底不悟而孫樾峯則又云江陵素留
心人材胸中富有所品隲每在司銓者上故其柄長操
夫能長百人者必其材兼百人者也其說又如此孫樾
峯之評王弇州曰本朝大小紀載一出此公之手使人
便疑其不真而一時推服諸君子無不曰良史才或云
世家九卿所聞見朝家事甚備甚確往年陳文憲開史
局亦有生不同時之恨而李本寧亦訾孫言爲過則弇
州之宜史與否終未可定而說者多謂孫語未然孫之

史分編 卷之二十五 三
譏弇州謂宦官用事者爲大璫杜撰無出欲以閹尹易之殊不知閹尹雖古語而大璫二字唐宋名公往往用之今紀載中甚多初非杜撰也孫素以博洽稱何輕譏前輩乃爾

私史

本朝史氏失職以故野史甚夥如弇州史乘考誤所列其不足據明甚而仇口污讟顛倒是非又有弇州所不及見者如近年浙中一士紳亦登萬歷初元甲榜屢躋仕路官不及墨綬而罷著一私史紀世穆兩朝事自署永昭二陵信史其中舛謬不必言卽如每科所舉士則

總署曰是年得士某某以功業文章著某某以貪酷奸邪若俱信筆任口無一得實有罹其毒而先知者輒以重賂相懇則鑿去姓名別易一人又賂則又改其楮墨互換處一覽洞然士大夫恨惡之而其人素橫穢無屑與辨者至耿楚侗尙書雖與江陵素厚要其生平自在乃至云與徐文貞謀叛蓋兩人俱其深仇也又自云江陵奪情欲草疏糾正爲其所覺構陷被謫此不惟無疏可據卽考當時年月亦了不相涉此等書流傳悞後世不少弇州若在又不知如何浩歎也

林居漫錄

伍寧方

袁萃

憲使吳中人素名剛勁嫉惡任粵東憲以

目皆自免家居無聊著一書名林居漫錄有前集後集別集多集皆談時事其間偏執處亦間有之李修吾正撫淮時名獨重伍獨議其短謂才足以籠罩一世術足以交結時賢多取而人不以為貪嗜殺而人不以為酷掠名雖高徐觀其後可也不數年而李被彈自簡四起多祖其說因有稱其先見者至論乙巳京察所用一事極誹沈四明之非有識皆以為正論而歸咎吾鄉賀吏部燦然清平一疏謂為迎合時相賀好名人也見之不勝憤懣乃作一書名漫錄評正盡損其說箋註于旁謂

無一語得實而於已清平之疏則直誇爲公正能動上
聽始下察疏得完大典有功於國伍憤其飾非又作駁
漫錄評正以糾之其詞轉峻賀不能堪又作駁駁漫錄
評正則語愈支蔓且評伍過端近於巷口伍爲吳下人
望輔之者衆共爲切齒復作書名漫錄三評駁正援引
指證詳明深刻讀者或謂快心或謂已甚賀已老多病
見此悲哭嘔血不復能措一詞未幾下世其後憎伍者
中之南邵有給事黃元蓋建中特疏劾之專指漫錄則
賀不及見矣黃後又坐京察去

袁中郎論詩

郎中偶與袁中郎談詩其攻王李頗甚口而詈于鱗尤
苦予偶舉李華山詩袁卽曰北極風烟還郡國中原日
月白樓臺如此胡說當令兵馬司決臀十下余曰上句
黃河忽墮三峯下一句自好但對稍未稱耳袁微頷亦
以爲然偶案上乃其新詩稿持問余曰此僕近作何語
爲佳予拈其聞蟬二語云琴裏高山調詩中瘦鳥吟最
工并其鄴中懷古一聯云殘粉迎新帝妖魂逐小郎用
事鎔化前人未有但結聯曹家兄弟好無乃太淫荒忽
講道理近於呆腐袁笑謂予賞音但渠所最推尊爲吾
浙徐文長似譽之太過抽架上徐集指一律詩云三五

沉魚陷冶俠清明石馬臥王侯謂予曰如此奇怪語弇州一生所無予甚不然之曰此等語有何佳處且想頭亦欠超異似非文長得意語袁苦爭以爲妙絕則予不得其解

評書

頃浙中一士人刻皇明書苑十大家首祝京兆而終董太史乃以杭人湯煥許光祚居董之前此士亦錚錚有書家名自負良不淺予規之曰此二人不但難與董雁行并不可列大家蓋更訂之其人艷然怒似謂予本無所知安得輕置雌黃予亦乾笑聽之而已又一浙紳謂

予曰頃與學使者周斗垣

延光

晤於西湖忽問曰近日

書家如黃貞甫董元宰二公俱巨手不必言但不知誰
當左次其言怪甚因不置對予曰曷不明語之浙紳曰
此等嘆語只可付罔聞若欲與辨詰惟有痛批其頰可
耳貞甫以時藝名世本不工書而酷好濡染精綾名繭
布滿都下卽園亭中扁對亦多出其手故周有此問世
間冤枉事極不少但董無端屢遭折辱亦高明鬼瞰之
一驗也

著述

獻書被斥

永樂三年饒州府儒士朱友季著書傳專攻周程張朱
獻之朝上命行人押回原籍杖遣之焚其書正統七年
東昌府通判傅寬進太極圖說上謂僻謬悖理斥之勿
令誤後學天順二年常州布衣陳真晟獻程朱正學不
報成化二十年五月無錫處士陳公懋刪改四書朱子
集註進呈命毀之仍命有司治罪惟以孟子馮婦章士
則之爲句時人傳之至宏治元年公懋又上所著尙書
周易大學中庸註稱臣有一得頗能折衷通政司言公
懋不稱軍民藉自名爲庶人所進多穿鑿悖理上命焚
所著書押遣還鄉宏治元年徽州教授周成進治安備

覽詔少詹事程敏政看詳敏政言其竊宋趙善瑋自警
編元張養浩牧民忠告詔以成狂妄還其書置不問嘉
靖八年二月太僕寺丞陳雲章上所註諸書及大學疑
中庸疑夜思錄各一上曰諸書姑收其學庸疑夜思錄
卽毀之有踵之者罪不赦嘉靖九年隰川王俊栢進所
著太文錄禮部尙書李時謂倣周子爲說用心雖勤無
補治道上命姑畱之嘉靖十五年南京吏部尙書湛若
水進所纂二禮經傳測禮部尙書夏言云其立論以曲
禮爲先似與孔子戾但好學不倦宜加獎上曰旣戾孔
子之言何以傳後罷其書不省嘉靖二十六年陝西保

安縣歲貢任時上所著參兩貞明圖禮部謂其說不經
詔法司訊治贖罪爲民二十九年原任廣東僉事福建
同安人林希元改編大學經傳定本及四書易經存疑
並上呈御覽乞刊布詔焚其書下希元于巡按御史究
問褫其官萬歷二十四年四川僉事張世則著大學初
議專闢程朱爲行人高攀龍所駁其書亦廢不用蓋皆
以崇正學爲主也然諸書中亦未必無可採者槩火之
置之士之留心經學者益寡矣史稱林希元博學多聞
所獻書亦有見解時方置經學不談遂得罪林又會上
書請征安南而郡縣之如國初時屢疏終不見省又世

宗初卽位林卽上疏勸上勤治進學議者謂一時建白所未有

大學衍義

真西山大學衍義其講修齊甚備而治平則畧之然雜引前代宦官舊事分爲二款其忠謹受福僅八條而預政蒙禍者四十餘條故中官輩極憎之不得時呈乙覽宣德七年御史蘇州人陳祚勸上讀此書上怒逮祚下詔獄并及子姪瑄等八九人長繫數年英宗登極始釋成化時葉文莊盛亦以爲請不報至邱文莊作衍義補進孝宗御覽遂大荷眷賞且奉旨發刊未幾卽入相從

來詞臣撰著未有如此受知者蓋補義中獨不列閣宦
一門以故內廷德之因而大用其時議者卽云修齊中
已括盡治平何必又補特借此博主知故入閣後卽撮
補義要務請上允行上嘉納之皆非無因也蓋宣宗博
學於載籍鮮所不窺故疑御史之見諷孝宗勤學凡獻
替必虚心聽納故喜講臣之納忠然俞拂之由皆媒於
內侍可歎也西山衍義列聖俱列講筵獨世宗尤嗜之
然不過每月三八日進講耳惟今上于今乙巳年特召
東阿于宗伯充日講仍下聖諭命專講大學衍義蓋深
得修齊宗旨故以此書日置細旃非宋理宗務名比也

先是癸卯冬妖書起上盛怒難解東廠內臣陳矩慮有株連以大學衍義補內慎刑憲一項數卷進呈乙覽上意稍解既而僅置皦生光極典他無濫及人皆歸功於陳璫陳益大喜遂於乙巳年奏進衍義補二部請發重刊時陳以掌印帶廠上卽命司禮監翻刻頒行至上親灑宸翰弁其首蓋邱文莊著此書始終爲宦寺所推服歿已百餘年猶受至尊知遇如此

詩禍

正統十四年福建勦賊都御史張楷作除夕詩云靜夜深山動鼓鼙生民何苦際斯時又云亂離何處覓屠蘇

濁酒三杯也勝無又云庭院不須燒爆竹四山烽火照
人紅爲給事中王詔所劾罷去宣德中楷先爲御史作
詩以獻宣宗意欲求進罪之賴學士陳循力救而免至
是終以詩敗天順四年江西萬安縣民羅學淵進所作
詩三百餘首名大明易覽中有咏犬咏蜜咏螭嘲醜婦
及諛當道者詞多謬妄上大怒出其詩命下獄訊治集
諸大臣廷鞫坐妖言律論斬宏治十二年雲南副使趙
炯作詩十二首自序身諭孟密夷使入貢之功以獻上
怒降爲運同嘉靖四年巡撫應天右都御史吳廷舉陞
南工部尙書具疏辭中引白香山詩月俸百千官二品

朝廷僱我作閒人又引張詠詩可幸太平無一事江南
閒殺老尙書末又用嗚呼二字上怒令致仕又嘉靖十
七 years 上幸承天府都御史胡纘宗作詩紀上南巡末句
云穆王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不磨又云東海細臣
瞻巨斗北樞中夜幾曾移自刻而勒之石後爲仇家任
邱王聯所訐指爲詛呪譏訕上震怒逮下詔獄拷掠論
死後宥戍極邊此等拙筆無論爲頌爲規要無佳句何
足塵乙覽時兩英主在御宜乎得罪此比蔡確車蓋亭
詩不及遠甚直如古人目爲斬準惡詩可也張楷浙江
慈谿人吳廷舉廣西蒼梧人胡纘宗陝西秦安人○嘉

靖間又有錦衣經歷沈鍊以劾嚴嵩編置保安亦作詩
譏督臣楊順被誣勾坐斬至穆宗初昭雪加卹翰林院
編修趙祖鵬罷官居家被宗人趙馴訐其作詩訕上下
詔獄論死亦至隆慶元年始得釋二人俱浙產其人雖
薰齋然以詩得禍則一也

呂焦二書

乙未丙申間焦弱侯茲爲皇長子講官撰養正圖說進
之東朝而同事者不及聞時郭明龍爲講員之首已不
悅之極旣而徽州人所刻梨棗旣精工其畫像又出新
安名士丁南羽之手更飛動如生京師珍爲奇貨大璫

陳矩購得數部以呈上覽於是物議闕然而張新建相
公與郭江夏尤怒甚謂焦且將由他途大用丁酉焦又
不幸承乏典試遂借閑事撫拾之調外去己亥復中之
大計浮躁降調後雖屢登薦章再膺啟事而議者終求
多至今未起也同時則呂新吾坤初撫山西著聞範一
書尋入爲協院副憲其書偶爲戚畹鄭國泰所睹進之
翊坤宮皇貴妃極喜其議論因爲作序刻之京師尋兩
黨構爭言官遂指呂懷二心別有推戴呂時已徙少司
寇亦因此乞身歸其慰薦之疏相繼滿公車然尙未出
山也兩公俱當世羽儀焦以博洽冠世呂以理學著名

一則勇於獻替一則過於樸誠俱遭忌口動以宮闈見指摘因遲柄用君子處末世卽著書立言亦當悲愴況其他乎

國學刻書

南北兩雍所貯書籍俱漫漶不完近年北監奏請重刊二十一史陸續竣事進呈御覽可謂盛舉矣而校對鹵莽訛錯轉多至如遼金諸史俱有缺文動至數葉俱仍其脫簡接刻文理多不相續卽云災木可也甲午春南祭酒陸可教有刻書一疏謂文皇帝所修永樂大典人間未見宜分頒巡方御史各任一種校刊彙成分貯兩

類稿卷之三
雍以成一代盛事上卽允行至今未聞頒發也按此書至二萬餘卷卽大內止寫本一部至世宗重錄以備不虞亦至穆宗朝始告竣效勞諸臣俱叙功優陞若付梨棗更豈易言近日楊修齡鶴巡鹽兩浙欲刻太平御覽予極贊成之以仁錢兩令君大譁而止况大典又數十倍御覽乎

類雋類函

吳郡鄭山人虛舟名若庸有雋才少粗俠多作犯科事因斥士籍避仇中州趙康王禮之令彙萃諸書各分事類事稍秘者錄之凡二十年而成名曰類雋王弇州爲

之序又二十餘年吳中俞山人羨長名安期者復集唐
人類書刻之名類函李雲杜爲之序鄭書稍及唐以後
俞書則止於隋末鄭惟綴本事而俞則旁收詩文二書
俱有功藝苑亦布衣之豪也類雋全資朱邸以故易成
類函則遍干朋友以及妓女方外靡不捐貲助之大爲
時流所厭若俞雅慕鄭書每謂予以未及見爲恨予時
購得則類函已大行矣鄭工填詞所著綉襦玉玦諸記
及小令大套俱行於世俞詩自雄渾近日詞人以幽秀
勝之遂稍稍見詘名譽以之頓減

焚通紀

皇明資治通紀嘉靖間廣東東莞縣人陳建所纂載國
初以至正德事跡皆采掇野史及四方傳聞往往失實
至隆慶間給事中李貴和上言我朝列聖實錄皆經儒
臣纂修藏在秘府建以草莽僭擬已犯自用自專之罪
況時更二百年地隔萬餘里乃以一人聞見熒惑衆聽
臧否時賢若不禁絕爲國是害非淺乞下禮部追焚原
板仍諭史館勿得采用上從之按此書俚淺舛訛不一
而足但板行已久向來俗儒淺學多剽其略以誇博洽
至是始命焚毀而海內之傳誦如故也近日復有重刻
行世者其精工數倍於前乃知蕪陋之談易人人如此

邇年吾鄉又有永昭二陵信史者其書以嘉靖初元爲始似續陳建所著然專借以報夙仇且屢改易以行壟斷抑通紀之不若矣宜亟付秦焰免致訛惑後學可也
○楊升庵云皇明通紀爲梁文康弟梁億所撰其言必有據豈億創之而嫁名於陳建耶况梁亦廣州之南海人○近代野史外總述本朝事蹟者如鄭曉之吾學編高岱之鴻猷錄薛應旂之憲章錄最爲表著然而得失各半又歷代實錄僅紀邸報所列至大臣小傳僅書平生官爵卽有褒貶往往失實以故有志述史者未免望洋而返近年用陳南充言開館修葺未幾中輟可爲浩

聖朝
卷二十三
三
歎

詞曲

蔡中郎

蔡中郎贅入牛府一事人知賢者受冤但其被誣之故
始終未明或以爲牛思黯之女或以爲鄧生事附會如
王弇州胡元瑞輩皆有說甚辨而未必實然又聞有傳
爲元人實有是事蓋不花丞相逼狀元入贅作此以譏
之因胡語以牛爲不花也此說似近理但予觀陸務觀
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
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則伯喈受謗在宋時已不能伸

雪不始於高則誠造口業也○并州諸公辨證徒詞費耳
○陸詩有云劉後村作者誤

西廂

元人周德清評西廂云六字中三用韻如玉宇無塵內
忽聽一聲猛驚及玉驄嬌馬內自古相女配夫此皆三
韻爲難子謂古女仄聲夫字平聲未妥也不如雲斂晴
空內本宮始終不同俱平聲乃佳耳然此類凡元人皆
能之不獨西廂爲然如春景時曲云柳綿滿天舞旋冬
景云臂中繫封守宮又云醉烘玉容微紅重會時曲云
女郎兩相對當私情時曲云玉娘粉粧生香儂梅香雜

劇曲云不妨莫慌我當兩世姻緣云怎麼性大偏殺歌
舞麗春堂云四方八荒萬邦俱六字三韻穩貼圓美他
尙未易枚舉蓋勝國詞家高處自有在此特其剩技耳
本朝周憲王牡丹仙雜劇云意專向前謝天等句亦元
人之亞

南北散套

元人如喬夢符鄭德輝輩俱以四折雜劇擅名其餘技
則工小令爲多若散套雖諸人皆有之惟馬東籬百歲
光陰張小山長天落彩霞爲一時絕唱元詞多佳皆不
及也元人俱嫻北調而不及南音今南曲如四時歡窺

青眼人別後諸套最古或以爲元人筆亦未必然卽沈
青門陳大聲輩南詞宗匠皆本朝成宏間人又同時如
康對山王漢陂二太史俱以北壇場並不染指於南漢
陂初學填詞先延名師閉門學唱三年而後出手其專
精不泛及如此章邱李中麓太常亦以填詞名與康王
俱石友不嫻度曲卽如所作寶劍記生硬不諧且不知
南曲之有入聲自以中原音韻叶之以致吳儂見誚同
時惟臨朐馮海桴差爲當行亦以不作南詞耳南詞自
陳沈諸公外如樓閣重重因他消瘦風兒疎刺刺等套
尙是成宏遺音此外吳中詞人如唐伯虎祝枝山後爲

梁伯龍張伯起輩縱有才情俱非本色矣○今傳誦南曲如東風轉歲華云是元人高則誠不知乃陳大聲與徐髯仙聯句也又東野翠烟銷乃元人子母冤家戲文中曲今亦屬之高筆訛以傳訛至此且今人但知陳大聲南調之工耳其北一枝花天空碧水澄全套與馬致遠百歲光陰皆咏秋景真堪伯仲又題情新水令碧桃花外一聲鐘全套亦綿麗不減元人本朝詞手似無勝之者陳名鐸號秋碧大聲其字也金陵人官指揮使今皆不知其爲何代何方人矣○近代南詞散套盛行者如張伯起燈兒下乃依幽廳下舊腔贈一變重卽席取

辦宜其用韻之雜如梁少白貂裘染乃一揚州鹽客於
舊院妓楊小環求其題咏曲成以百金爲壽今無論其
雜用庚清真文侵尋諸韻卽語意亦俚鄙可笑真不值
一文

邱文莊填詞

邱文莊淹博本朝鮮儷而行文拖沓不爲後學所式至
填詞尤非當行今五倫全備是其手筆亦俚淺甚矣初
與王端毅同朝王謂理學大儒不宜畱心詞曲邱大恨
之因南太宰王俱爲端毅作王大司馬生傳稱許太過
遂云若有豪傑駁之禍且不測又端毅所刻疏稿凡成

化間畱中之疏俱書不報邱又謂王故彰先帝拒諫之
失御醫劉文泰得邱語因挾仇特疏而王遂去位所以
報五倫之怨也五倫記至今行人間真所謂不幸而傳
矣

絃索入曲

嘉隆間度曲知音者有松江何元明畜家僮習唱一時
優人俱避舍然所唱俱北詞尙得金元蒜酪遺風予幼
時猶見老樂工二三人其歌童也俱善絃索今絕響矣
何又教女鬟數人俱善北曲爲南教坊頓仁所賞頓曾
隨武宗入京盡傳北方遺音獨步東南暮年流落無復

知其技者正如李龜年江南晚景其論曲謂南曲簫管
謂之唱調不入絃索不可入譜近日沈吏部所訂南九
宮譜盛行而北九宮譜反無人問亦無人知矣頓老又
云絃索九宮或用滾絃或用花和大和鈔絃皆有定則
若南九宮無定則可依且笛管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板
絃索若多一彈少一彈卽忒板矣此說真不易之論今
吳下皆三絃合南曲而又以簫管叶之此唐人所云錦
襖上着蓑衣顧阿瑛小像詩所云儒衣僧帽道人鞋也
○簫管可入北調而絃索不入南詞蓋南曲不仗絃爲
節奏也况北詞亦有不用絃索者如鄭德輝王實甫間

亦有焉今人一例通用遂入笑海嘗見友人以漢隸自
誇余謂之曰此不過於真字上加一二筆飛撇遂枉其
名曰隸此名隸楷非隸漢也今南方北曲瓦缶亂鳴此
名北南非北曲也只如時所爭尙者望蒲東一套其引
子望字北音作旺葉字北音作夜急字北音作紀疊字
北音作爹今之學者頗能談之但一啟口便成南腔正
如鸚鵡效人言非不近似而禽吭終不能脫盡奈何強
名曰北○老樂工云凡學唱從絃索人者遇清唱則字
窒而喉劣此亦至言今學南曲者亦然初按板時卽以
簫管爲輔則其正音反爲所遏久而習成遂如蛩蛩相

倚不可暫撇若單喉獨唱非音律長短而不諧則腔口
矜持而走板蓋由初入門時不能盡其才也曾見一二
大家歌姬輩甫啟朱唇卽有簫管夾其左右好腔妙轉
反被拖帶不能展施此乃以邯鄲細步行荆榛泥濘中
欲如古所云高不揭低不咽難矣若吾輩知音者稍待
學唱將成卽取其中一二人教以簫管旣諳疾徐之節
且助轉換之勞宛轉高低無不如意矣今有以吹唱兩
師並教者尤舛

填詞名手

本朝填詞高手如陳大聲沈青門之屬俱南北散套不

作傳奇惟周憲王所作雜劇最夥其刻本名誠齋樂府
至今行世雖警拔稍遜古人而調入絃索穩叶流麗猶
有金元風範南曲則四節連環綉襦之屬出於成宏間
稍爲時所稱其後則嘉靖間陸天池名采者吳中陸貞
山黃門之弟也所撰有王仙客明珠記韓壽偷香記陳
同甫椒觴記程德遠分鞋記諸劇今惟明珠盛行又鄭
山人若庸玉玦記使事穩帖用韻亦諧內遊西湖一套
尤爲時所膾炙所乏者生動之色耳近年則梁伯龍張
伯起俱吳人所作盛行於世若以中原音韻律之俱門
外漢也近沈寧庵吏部後起獨恪守詞家三尺如庚清

真文桓歎寒山先天諸韻最易互用者斤斤力持不少
假借可稱度曲申韓然詞之堪選人者殊渺梅禹金玉
合記最爲時所尙然賓白盡俱駢語餽飣太繁其曲半
使故事及成語正如設色骷髏粉捏化生欲博人寵愛
難矣湯義仍牡丹亭夢一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
奈不諳曲譜用韻多任意處乃才情自足不朽也年來
俚儒之稍通音律者伶人之稍習文墨者動輒編成一
傳自謂得沈吏部九宮正音之秘然悠謬麗淺登場聞
之穢及廣坐亦傳奇之一厄也○沈寧庵自號詞隱生
按北宋万俟雅言在徽宗朝直大晟府亦自稱詞隱豈

偶合耶抑慕而效之也

太和記

向年曾見刻本太和記按二十四氣每季填詞六折用
六古人故事每事必具始終每人必有本末齣旣變衍
詞復冗長若當場演之一折可了一更漏雖似出博洽
人手然非本色當行又南曲居十之八不可入絃索後
聞之一先輩云是楊升庵太史筆未知然否然翊國公
郭勛亦刻有太和傳郭以科道聚劾下鎮撫司究問尋
奉世宗聖旨勛曾贊大禮並刻太和傳等勞合釋刑具
卽問奏處分夫刻書至與贊禮並稱似非傳奇可知予

未見郭書不敢臆斷然北詞九宮譜本名太和正音又似與音律相關俱未可曉也楊升庵生平填詞甚工遠出太和之上今所傳俱小令而大套則失之矣曾見楊親筆改定祝枝山咏月玉盤金餅一套竄易甚多如西廂待月斷送鶯鶯改爲成就鶯鶯餘不盡記矣

填詞有他意

填詞出才人餘技本游戲筆墨間耳然亦有寓意譏訕者如王漢陂之杜甫遊春則指李西涯及楊石齋賈南塢三相康對山之中山狼則指李空同李中麓之寶劍記則指分宜父子近日王辰玉之哭倒長安街則指建

言諸公是也又聞湯義仍之紫簫亦指當時秉國首揆
纔成其半卽爲人所議因改爲紫釵而屠長卿之彩毫
記則竟以李青蓮自命第未知果愜物情否耳

張伯起傳奇

伯起少年作紅拂記演習之者遍國中後以丙戌上太
夫人壽作祝髮記則母已八旬而身亦耳順矣其繼之
者則有竊符灌園屢屢虎符共刻函爲陽春六集盛傳
於世可以止矣暮年值播事奏功大將楚人李應祥者
求作傳奇以侈其勳潤筆稍溢不免過於張大似多此
一費蛇足其曲今亦不行同時沈寧庵景吏部自號詞

隱生亦酷愛填詞至今三十餘種其盛行者惟義俠桃符紅葉之屬沈工歌譜每製曲必遵中原音韻太和正音諸書欲與金元名家爭長則以意用韻便俗唱而已予每問之答云子見高則誠琵琶記否子用此例奈何訝之

梁伯龍傳奇

同時崑山梁伯龍

辰魚

亦稱詞家有盛名所作浣紗記

至傳海外然止此不復續筆其大套小令則有江東白

苧之刻尙有傳之者浣紗初出梁游青浦時屠緯真

隆

爲令以上客禮之卽命優人演其新劇爲壽每遇佳句

輒浮大白酬之梁亦豪飲自快演至出獵有所謂擺開擺開者屠厲聲曰此惡語當受罰蓋已預儲洿水以酒海灌三大盃梁氣索強盡之大吐委頓次日不別竟去屠凡言及必大笑以爲得意事

曇花記

今上甲申歲刑部主事俞識軒顯卿論劾禮部主事屠

長卿

隆

得旨兩人俱革職爲民俞松江之上海人爲孝

廉時適屠令松之青浦以事干謁之屠不聽且加侮慢俞心恨甚至是具疏指屠淫縱并及屠帷簿至云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又有翠館侯門青樓郎署諸媒語上覽

之人怒遂並斥之屠自邑令內召甫年餘俞第後授官
祇數月耳睚眦之忿兩人俱敗終身不復振人亦惜屠
之才然終不以登啟事也西寧夫人有才色工音律屠
亦能新聲頗以自炫每劇場輒闌入羣優中作技夫人
從簾箔中見之或勞以香茗因以外傳至於通家往還
亦有之何至如俞疏云云也近年屠作曇花記忽以木
清泰爲主嘗怪其無謂一日遇屠於武林命其家僮演
此曲揮策四顧如幸勿安之歌千古江山自鳴得意予
於席間私問馮開之祭酒云屠年伯此記出何典故馮
笑曰予不知耶木字增一蓋成宋字清字與西爲對泰

卽寧之意也屠晚年自恨往時孟浪致累宋夫人被醜
聲侯方嚮用亦因以坐廢此懣悔文也時虞德園吏部
在坐亦聞之笑曰故不如予作曇花記序云此乃大雅
目連傳免涉閨閣葛藤語差爲得之予應曰此乃着色
西遊記何必詰其真僞今馮年伯歿矣其言必有所本
恨不細叩之

拜月亭

何元朗謂拜月亭勝琵琶記而王弇州力爭以爲不然
此是王識見未到處琵琶無論襲舊太多與西廂同病
且其曲無一句可入絃索者拜月則字字穩帖與彈搊

膠粘葢南曲全本可上絃索者惟此耳至於走雨錯認
拜月諸折俱問答往來不用賓白固爲高手卽旦兒髻
雲堆小曲模擬閨秀嬌憨情態活脫逼真琵琶咽糠描
真亦佳終不及也向曾與王房仲談此曲渠亦謂乃翁
持論未確且云不特別調之佳卽如聶古陀滿爭遷都
俱是兩人胸臆見解絕無奏疏套子亦非今人所解予
深服其言若西廂才華富贍北詞大木未有能繼之者
終是肉勝於骨所以讓月亭一頭地元人以鄭馬關白
爲四大家而不及王實甫有以也月亭後小半已爲俗
工刪改非復舊本矣今細閱拜新月以後無一詞可入

選者便知此語非謬月亭之外予最愛繡襦記中鵝毛
雪一折皆乞兒家常口頭話鎔鑄渾成不見斧鑿痕跡
可與古詩孔雀東南飛唧唧復唧唧並驅予謂此必元
人筆非鄭虛舟所能辦也後問沈寧庵吏部云果曾於
元雜劇中見之恨其時不曾問得是出何詞予所見鄭
元和雜劇凡三本皆無此曲○往年癸巳吳中諸公子
習武爲江南撫臣朱鑒塘所訐謂諸公子且反其贈答
詩云君實有心追季布蓬門無計托朱家實謀反確証
給事中趙完璧因據以上聞時三相皆吳越人恐上遂
信爲真急疏請行撫按會勘虛實朱已去任有代爲解

者曰拜月亭曲中陀滿興福投蔣世隆蔣因有此句答贈非創作者因取坊間刻本證之果然諸公子獄始漸解王房仲亦諸公子中一人也今細閱新舊刻本俱無此一聯豈大獄興時憎其連累削去此二句耶或云拜月初無是詩特解紛者詭爲此說以代聊城矢耳豈其然乎

北詞傳授

自吳人重南曲皆祖崑山魏良輔而北調幾廢今惟金陵存此調然北派亦不同有金陵有汴梁有雲中而吳中以北曲擅場者僅見張野塘一人故壽州產也亦與

金陵小有異同處頃甲辰年馬四娘以生平不識金閨
爲恨因挈其家女郎十五六人來吳中唱北西廂全本
其中有巧孫者故馬氏粗婢貌奇醜而聲遏雲於北詞
關捩竅妙處備得真傳爲一時獨步他姬曾不得其十
一也四娘還曲中卽病亡諸妓星散巧孫亦去爲市姬
不埋歌譜矣今南教坊有傳壽者字靈脩工北曲其親
生父家傳誓不教一人壽亦豪爽談笑傾坐若壽復嫁
以去北曲真同廣陵散矣

時尙小令

元人小令行於燕趙後浸淫日盛自宣正至成宏後中

原又行鎖南枝傍粧臺山坡羊之屬李崆峒先生初自
慶陽徙居汴梁聞之以爲可繼國風之後何大復繼至
亦酷愛之今所傳泥捏人及鞋打卦熬髮髻三闋爲三
牌名之冠故不虛也白茲以後又有耍孩兒駐雲飛醉
太平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間乃興鬧五更寄生
草羅江怨哭皇天乾荷葉粉紅蓮桐城歌銀紐絲之屬
自兩淮以至江南漸與詞曲相遠不過寫淫媒情態畧
具抑揚而已比年以來又有打棗竿掛枝兒二曲其腔
調約畧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
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傳誦沁入

心腑其譜不知從何來真可駭歎又山坡羊者李何二公所喜今南北詞俱有此名但北方惟盛愛數落山坡羊其曲自宣大遼東三鎮傳來今京師妓女慣以此充絃索北調其語穢褻鄙淺并桑濮之音亦離去已遠而鷓鴣人游婿嗜之獨深丙夜開樽爭先招致而教坊所隸箏箏等色及九宮十二則皆不知爲何物矣俗樂中之雅樂尙不諸里耳如此况真雅樂乎

雜劇

北雜劇已爲金元大手擅勝場今人不復能措手曾見汪太函四作爲宋玉高唐夢唐明皇七夕長生殿范少

但西子五湖陳思王遇洛神都非當行惟徐文長

渭四

聲猿盛行然以詞家三尺律之猶河漢也梁伯龍有紅

綃紅線二雜劇頗稱諧穩今被俗優合爲一大本南曲

遂成惡趣近年獨王辰玉大史

衡

所作真傀儡沒奈何

諸劇大得金元蒜酪本色可稱一時獨步然此劇俱四

折用四人各唱一折或一人共唱四折故作者得逞其

長歌者亦盡其技王初作鬱輪袍乃多至七折其真傀

儡諸劇又只以一大折了之似隔一塵頃黃貞甫

汝亨

以進賢令內召還貽湯義仍新作牡丹亭記真是一種

奇文未知於王實甫施君美如何恐斷非近日諸賢所

辨也湯詞係南曲因論北詞附及之

雜劇院本

涵虛子所記雜劇名家凡五百餘本通行人間者不及百種然更不止此今教坊雜劇約有千本然率多俚淺其可聞者十之三耳元人未滅南宋時以此取士子優劣每出一題任人填曲如宋宣和畫學出唐詩一句恣其渲染選其得畫外趣者登高第於是宋畫元曲千古無匹元曲有一題而傳至四五本者予皆見之總只四折蓋才情有限北調又無多且登場雖數人而唱曲祇一人作者與扮者力限俱盡現矣自北有西廂南有拜

月雜劇變爲戲文以至琵琶遂演爲四十餘折雜劇雖
劇然西廂到底描寫情感予觀北劇儘有高出其上者
世人未曾遍觀逐隊吠聲詫爲絕唱真井蛙之見耳○
本朝能雜劇者不數人自周憲王以至關中康王諸公
稍稱當行其後則山東馮李亦近之然如小尼下山園
林午夢皮匠參禪等劇俱太單薄僅可供笑謔亦教坊
耍樂院本之類耳○雜劇如王粲登樓韓信胯下關大
王單刀會趙太祖風雲會之屬不特命詞之高秀而意
象悲壯自足籠蓋一時至若謫梅香倩女離魂墻頭馬
上等曲非不輕俊然不出房帷窠臼以西廂例之可也

他如千里送荆娘元夜鬧東京之屬則近粗莽華光顯
聖目連入冥大聖收魔之屬則太妖誕以至三星下界
天官賜福種種吉慶傳奇皆係供奉御前呼嵩獻壽但
宜教坊及鐘鼓司肄習之並勳戚貴璫輩贊賞之耳若
所謂院本者本北宋徽宗時五花爨弄之遺有散說有
道念有筋斗有科汎初與雜劇本一種至元世始分爲
兩迨本朝則院本不傳久矣今尙稱院本猶沿宋金之
舊也金章宗時董解元西廂尙是院本模範在元末已
無人能按譜唱演者況後世乎

戲旦

自北劇興名男爲正末女曰旦兒相傳入於南劇雖稍有更易而且之名不改竟不曉何義今觀遼史樂志大樂有七聲謂之七旦凡一旦管一調如正宮越調大食中呂之屬此外又有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叶之按此卽今九宮譜之始所謂旦乃司樂之總名以故金元相傳遂命歌妓領之因以作雜劇流傳至今旦皆以娼女充之無則以優之少者假扮漸遠而失其真耳大食今曲譜中訛作大石又遼大樂各調協音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於律呂各缺其一則至今用之南北無異幾如時藝之四股八比之不可易也○元人

云雜劇中用四人曰末泥色主引戲分付曰副淨色主發喬曰副末色主打諢又或一人裝孤老而旦獨無管色益知旦爲管調如教坊之部頭色長矣

笛曲

今按樂者必先學笛如五凡工尺上一之屬世以爲俗工俚習不知其來舊矣宋樂書云黃鐘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鐘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鐘用凡字中呂用上字蕤賓用鈞字林鐘用尺字黃鐘清用六字大呂夾鐘清用五字又有陰陽及半陰半陽之分而遼世大樂各調之中度曲協律其聲凡十曰五

凡工尺上一四六鈎合近十二雅律於律呂各缺其一以爲猶之雅音之不及商也可見宋遼以來此調已爲之祖今樂家傳習數字如律詩之有四韻八句時藝之有四股八比普天下不能越猶昧其本始耳

俗樂有所本

都下貴瑤家作劇所用童子名倒刺小厮者先有敲水盞一戲甚爲無謂然唐李琬已造此但用九甌盛水擊之合五聲四清之音謂之水盞與今稍不同耳又吳下向來有俚下婦人打三棒鼓乞錢者予幼時尙見之亦起唐咸通中王文通好用三杖打撩萬不失一但其器

有三等一日頭鼓形類鼗二日聒鼓三日和鼓今則一鼓三槌耳卽今串板亦古之拍板大者九板小者六板以韋編之本胡部樂蓋以代朴古人以朴節舞而此用板代之唐人謂之樂句宋朝止用六板予向亦曾見今則四板矣又今有所謂十樣錦者鼓笛螺板大小鈸鈺之屬齊聲振響亦起近年吳人尤尙之然不知亦沿正德之舊武宗南巡自造靖邊樂有笙有笛有鼓有歇落吹打諸雜樂傳授南教坊今吳兒遂引而伸之眞所謂今之樂猶古之樂

俚語

今樂器中有四絃長項圓鑿者北人最善彈之俗名琥
珀槌而京師及邊塞人又呼胡博詞予心疑其非後偶
與教坊老妓談及曰此名渾不是蓋以狀似篳篥似三
絃似琵琶似阮似胡琴而實皆非故以爲名本虜中馬
上所彈者予乃信以爲然及查正統年間賜迤北瓦剌
可汗諸物中有所謂虎撥思者蓋卽此物而元史中又
稱火不思始知渾不是之說亦訛耳又有緊急鼓者訛
爲錦鷄鼓總皆虜樂也又北人詈婦之下劣者曰歪辣
骨詢其故則云牛身自毛骨皮肉以至通體無一棄物
惟兩角內有大頂肉少許其穢逼人最爲賤惡以此比

之粗婢後又問京師之熟諳市語者則又不然云往時
宣德間瓦刺爲中國頻征衰弱貧苦以其婦女售與邊
人每口不過酬幾百錢名曰瓦刺姑以其貌寢而價廉
也二說未知孰是○京師稱婦人所帶冠爲提地蓋髻
髻兩字俱入聲北音無入聲者遂訛至此又呼促織爲
趨趨亦入聲之誤今南客問之習久不察亦襲其名誤
矣○元人呼命婦所帶笄曰髻髻蓋虜語也今貢夷男
子所戴亦名髻髻帽不知何所取義髻字作平聲

舞名

頃在梁溪鄒彥吉家觀舞因論皆婦人盤中掌上之遺

耳乃古人之舞不傳久矣古有鞞舞磬舞鐸舞笛舞塋
舞固絕不知何狀卽最後如唐太宗七德舞明皇之龍
池舞傾杯舞及霓裳羽衣之舞在宋已亡然古人酒歡
起舞多男子如唐張錫等談容娘舞楊再思之高麗舞
祝欽明之八風舞則大臣亦爲之安祿山之胡旋舞僕
固懷恩爲宦官駱奉仙舞則胡虜亦爲之若和歌起舞
與張存業求纒頭則儲君亦爲之矣唐開成間樂人崇
胡子其人能軟舞其舞容有大垂手小垂手驚鴻飛燕
婆娑之屬其腰肢不異女郎則知唐末已全重婦人而
唐時教坊樂又有垂手羅迴波樂蘭陵王春鶯囀半社

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阿遼柘枝黃塵拂菻大
渭州達摩叉之屬謂之健舞又不專用女郎也宋時宗
廟朝享之外亦用婦人其所謂女童隊小兒隊教坊隊
者已如今俗舞至金元益以虜習彌不可問今世學舞
者俱作汴梁與金陵大抵俱軟舞雖有南舞北舞之異
然皆女妓爲之卽不然亦男子女粧以悅客古法漸滅
非始本朝也至若舞用婦人實勝男子彼劉頃何等帝
王尙屬虞戚爲之舞唐人謂教坊雷大使舞極盡巧工
終非本色蓋本色者婦人態也鄒深是予言

金瓶梅

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爲外典予恨未得見
丙午遇中郎京邸問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數卷甚奇快
今惟麻城劉澍白承禧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貞
錄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車已攜有其書因與借抄挈
歸吳友馮猶龍見之驚喜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馬仲
良時權吳關亦勸予應梓人之求可以療饑予曰此等
書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則家傳戶到壞人心術他日
閻羅究詰始禍何辭置對吾豈以刀錐博泥犁哉仲良
大以爲然遂固篋之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然原
本實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覓不得有陋儒補以

入刻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卽前後血脉亦絕不貫串一見知其贗作矣聞此爲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勔則指陸炳其他各有所屬云中郎又云尙有名玉嬌李者亦出此名士手與前書各設報應因果武大後世化爲淫夫上烝下報潘金蓮亦作河間婦終以極刑西門慶則一騃憨男子坐視妻妾外遇以見輪迴不爽中郎亦耳剽未之見也去年抵輦下從邱工部六區志充得寓目焉僅首卷耳而穢黷百端背倫滅理幾不忍讀其帝則稱完顏大定而貴溪分宜相構亦暗寓焉至嘉靖

辛丑庶常諸公則直書姓名尤可駭怪因棄置不復再
展然筆鋒恣橫酣暢似尤勝金瓶梅邱旋出守去此書
不知落何所

野獲編卷二十五終